

## 牛年

玉鼠甫去，金牛方來。新春伊始，“牛”自然成了“年”的題中之義。

早在原始時代，在古帝王創業、建業的古老傳說中，我們的先人便與牛發生了密不可分的關係。伏羲氏首先“舍飼”牛隻，並以為祭祀天地神靈的“犧牲”、“太牢”，以致其名也添上“牛”的偏旁，稱為“伏羲氏”。炎帝、蚩尤分別發明“牛耕”推動農業生產發展，引領蒙昧社會走向人類文明的“黎明期”，故世傳二人皆“牛首人身”，竟成為一種萬眾崇拜的圖騰像。牛在我們祖先眼中神聖、莊嚴的意味，由此可感而知。

考古發現，至少在五千年前，牛已馴化為家畜，到了殷商時期，牛則作為一種動力資源開發出來，用於挽犁拉車，不斷地擴大了耕地面積，並讓深耕細作成為可能。漢代學者應劭在《風俗通義》一書中寫道：“牛乃耕農之本，百姓所仰，為用最大，國家之為強弱也。”誠如斯語，小而言之，牛是家族的主要勞動力，關乎一家、一族生活和生存狀況的好壞興衰；大而言之，牛是社會的重要生產力，牛耕的發明，大大提高了生產水平，實現了人類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。

唯其如此，“牛”成為中華文化中的一個常用詞，深刻影響着人們的思維和思維方式。比如以“牛”字為偏旁的漢字：特（公牛）、牝（雌牛）、物（雜色牛）、犧（祭祀用的純色牛）、犁（以牛為動力的翻耕土地的工具）、犒（以牛酒宴餉將士）、牧（放飼牛隻）等等；又如“牛”字在使用中派生出來的引申義：“牛性”（喻倔強）、“牛勁”（喻大力）、“牛毛”（喻繁多）、“牛氣”（喻氣派大）、“牛市”（喻股市漲勢強勁）等等，在在顯示着語言思維邏輯的縝密強大和想象的豐富多彩。

“丑牛”的美名，與其“反芻”的生理習慣有關。丑時（凌晨 1 時至 3 時），當人們還在睡夢裡，牛已在靜靜地倒嚼中，為新的一天的耕耘蓄足了動能。正是如此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，牛始終是人的好幫手、好伙伴，而牛的脾氣秉性連同牠對人的貢獻，也漸漸人格化，成了中華民族的一個文化符號和精神象徵。牛，平靜溫順，安然自若，“吃的是草，擠出來的是奶”。幹起活兒來，埋頭奮力，任勞任怨，終年辛勤不輟。魯迅先生“橫眉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為孺子牛”的名句，從牛的天然賦性裡，提煉出一種無私奉獻精神，一種心甘情願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大境界、大氣象，鼓舞着千千萬萬人。

值此新春到來之際，澳門郵電特別發行牛年郵票一套，作為節日吉祥物祝福大家，並願“牛的精神”融入社會，深入人心，在未來的日子裡發揚光大。

作者：李觀鼎